



孙亚平
著

倚剑双姝

中

出版社

奇 剑 双 妹

(中)

孙亚平 著

蓝天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第十一回 | 霎儿风、霎儿雨 | (1) |
| 第十二回 | 湖上风来波浩渺 | (31) |
| 第十三回 | 拔剑击柱长叹息 | (61) |
| 第十四回 | 一览众山小 | (92) |
| 第十五回 | 身死魂飞骨不收 | (119) |
| 第十六回 | 绰约俱见天真 | (150) |
| 第十七回 | 烟波江上使人愁 | (177) |
| 第十八回 | 露似真珠月似弓 | (209) |
| 第十九回 | 吹箫人去玉楼空 | (239) |
| 第二十回 | 醒时空对烛花红 | (270) |
| 第二十一回 | 兹有奇绝冠平生 | (300) |

第十一回 霎儿风、霎儿雨

大业十四年（六一八年）三月，李密将三十万大军进逼东都，前后已近三个月，东都兵屡战屡败，隋民部尚书韦津亦战死于洛阳城下，朝野震动。

这日诸将在大帐议事，房玄藻上前禀道：“主公，夏王窦建德、唐王李渊两处使者到了军中，卑职已安排馆于客帐，来讨主公进止之命。”李密道：“敢是为了教在下称帝之事而来？”“正是。”“依前例，今日在军中宴请二使，留住几日后送他们自去罢。”房玄藻领命而退。

这时左班走出河东公裴仁基来，高声说道：“主公威名远播，天下莫不归附。前有朱灿、孟海公、徐圆朗等各路豪杰，遣使奉表，劝主公进号称帝，号令天下；今又有夏王、唐王使者到了军中。微臣斗胆，请主公择日正位，早称魏帝。”帐中所有官属，在河东公裴仁基、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当带领下，出班齐呼：“请主公进帝正位号。”裴仁基进表道：“主公，此是微臣领衔署名的上表，请主公过目。”

魏公李密接表展开看过，“谢众位抬举，但东都未平，在下急急称帝，反教天下英雄小瞧我了，仿佛在下为一己之私而动天下之兵一般。当年在下劝楚国公不要急着称王，也是此意。”琅邪公王伯当道：“主公拥兵近百万，为天下群豪推为盟主。可群豪之中称王称帝者不止一家，这岂不成了本末倒置了么！”李密哈哈一笑，“任他是何称呼，不过有数万、十

数万，最多不过三十万之众，还须听我李密调遣。那些名份不必计较。”帐中一应官属，知魏公其意已决，任谁也难以劝转，不好再开口劝进，均皆退回原座。

这时有一骑飞马从东边官道驰来，蹄声由远及近，大帐众人俱听得十分清晰。李密朝属下道：“不知又有何变故了。”片刻，此马驰至帐前，从马上跳下一人抢进帐内伏地行礼。魏公见他大汗淋漓，浑似刚从水中捞出来的无异，吩咐手下扶他在下坐了，唤军士取凉开水来。这时左司马郑颢认出此人乃是他的手下，去岁遣他潜去江都卧底的谍人，便上前对魏公道：“主公，此人乃卑职属下，向在江都行事。……秦虎，江都出了甚事？”

那个叫秦虎的谍人，正欲开口，帐外轰然大响，他那匹坐骑，颓然倒毙于帐外。众人心道：“此人必是昼夜行路，一气行出几百里道，连坐骑都累煞了。”

秦虎喝了一大瓯水，口中发出声来，“许公兄弟，发……发动江都兵变，将昏……昏主杀了。”李密扶案而起，“重说一遍，慢慢说，说清楚了。”秦虎调息了一下呼吸，复又言道：“此事由故许公宇文述次子宇文智及和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等从驾江都诸将，借随驾骁果之力，骤然发动兵变将士杀了昏主杨广。蜀王杨秀、齐王杨暕、燕王杨倓、赵王杨杲等隋氏宗室、外戚，从驾江都者，无论少长俱皆死于兵难。唯秦王杨浩因与宇文智及素有交往，方得以全命。诸将拥立宇文智及之兄，许公宇文文化及为主，他自称大丞相，总百揆。假萧皇后之命，立杨浩为帝，不过充发诏赦而已，居别宫，由兵监守之。”

李密拍案叫道：“天下弄成这等模样，迟早会有此事，这

早在我李密的度料之中。从此在下少却了隋帝杨广这个最大的威胁，则可从容征战，平定天下矣！”诸将纷纷贺道：“宇文氏兄弟发动的江都兵变，乃借主公之力方能得逞。”房玄藻嚷道：“非也非也！乃是主公借宇文氏兄弟之手，除掉了昏君杨广。”众将细想，“可不！当真是如其所言。杨氏宗室端的是由魏公李密一手倾覆，若无魏公拥近百万义军在河洛起兵，弄得昏主不敢回到东西两京，他宇文氏兄弟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搞不成这场兵变来！”

魏公笑道：“宇文氏兄弟无甚德能，此番灭了隋氏宗社，将被天下认作乱臣贼子，人人共诛之。故江都从驾之兵虽有十余万，他们兄弟也难成甚事，江都之忧从此绝矣！在下仅余东都最后一处劲敌，天下指日可定！”众人无不大喜。李密复又问道：“隋氏朝廷一应大臣，有甚消息么？”秦虎回道：“宇文氏兄弟自知资望尚浅，难以服众，因此大开杀戒，用此树威于天下。昏主近臣中，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梁公萧钜及随驾子弟，尽数被诛。唯黄门侍郎裴矩一人得免，做了右仆射。宇文化及为大丞相、宇文智及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

李密闻说义弟裴爽的父兄尽没于难，俟军中诸事议毕，出了大帐，经过裴爽帐来。他执定其手道：“贤弟，愚兄有一事相告，贤弟听后切勿焦急……”“大哥敢是为我父兄之事而来？”“莫非贤弟已先知其故了么？”“小弟父兄当真出了甚事？”原来他并不知晓江都兵变，只因裴氏府上，唯其父兄仍在军中，值此多事之秋，难以保其平安无事，是故李密一经开口，他先已揣知，必是江都方面有事了。

俟李密将谍人所禀之情告诉裴爽，他虎目中泪流数行。“令严、令兄遭此不测，愚兄亦好生难过。只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贤弟想开些才好。”裴爽泣道：“小弟早知必有今日之难。四年前，小弟曾劝家兄及早抽身，莫为亡隋殉葬。然家父、家兄身居高位，焉肯急流勇退。虽家父助纣为虐，声名狼藉，毕竟是小弟生父。如此小弟只好辞过大哥，去江都走上一遭，为父兄殓尸，尽一份孝心了。”

二崔听说李密过帐说话，姊妹亦去裴爽帐中，走至帐外闻到此节，二女相望涕泣。及李密出了此帐，姊妹进去各执裴爽一手，泣而劝说。裴爽怅然道：“二位妹妹何须如此，速速辞过李大哥和仙子姊姊上路罢。”小崔矍然一惊，“裴大哥，天色近晚，不如明日起个大早赶道的好。”大崔上来轻轻扯了下她的衣袖，“琪妹不可违拗裴大哥的意思，还是马上走的好，不然大哥今夜也难以安枕的。”姊妹在帐中收拾行囊不提。

未及二崔整好行囊，魏公李密与六舞仙子双双进了帐中，仙子一言不发，将一包金宝塞在行囊里，去助二崔姊妹拾掇行装。李密叹道：“贤弟心性忒也急了些，连辞行酒也未喝一爵，就别过愚兄而去？”裴爽从帐中一角拎过一坛酒来，取两个铜爵分别斟满，双手捧了一爵送给李密，“大哥请饮过此酒，小弟此去，待江都之事料理完毕后，欲和崔氏姊妹在太湖小住一段，再至军中和大哥相会。”兄弟俩饮毕，大崔又为他们斟满。“天下群豪之中，窦建德、杜伏威均不足为惧，宇文化及、王世充也断非大哥敌手，唯关中李氏父子，已得胜兵三十万，尽有关中之地。大哥虽有恩于彼，却不可不防。”兄弟俩复又饮毕。

裴爽走到六舞仙子前作了个长揖，“姊姊，大哥安危请姊

姊代小弟操心了，倘有甚么须小弟效力的，千万捎了口信来。”仙子拭泪还礼，“爽弟千万珍重。”

裴爽、二崔在军门与魏公夫妇拜别后，却见军中几个平日相善的将军恭立在侧。裴爽上前与王伯当、徐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等人一一揖别。“在下临行有一言相告，我裴某乃江湖一个狂士，无甚能耐。诸位均为王佐之才，望鼎力相助在下义兄。”王伯当几个均道：“裴少侠不须多言，魏公才兼文武，与我有知遇之恩。”“如此多有拜托了。”三人正欲飞身上马，却见蔡建德牵过三骑好马来，众人认得均是从战阵中所得的良驹，前边一马，乃是李密心爱骑坐驹，卷毛朱龙驹。

李密指而言道：“愚兄无甚相送，贤弟在军中屡建奇功，这几匹坐骑，送三位权充脚力，算对贤弟和两位崔姑娘的一点心意罢。”裴爽坚辞不受，“小弟纵横江湖，与大哥相比，倒是军中更需良马，上阵搏杀。”言毕对众人团团一揖，飞身上马，道了声：“大哥保重了！”与众人挥泪而别，绝尘去了。

二崔仍著当年行走江湖的服饰，姊妹俩悬剑跨马，左右跟定裴爽。三个少年公子出了魏公大营，取去江都的官道，一路东去。俟行走四五里地，大崔蓦然叫道：“哎呀不好！大哥忘记了一个人。”裴爽勒住马辔，圈转马首，目中颇有疑虑之色。只听大崔莺莺言道：“大哥撒手东去，陆姊姊怎生是好？”裴爽出手击额道：“若非莹妹提及，在下当真将此一节忘了。江都之变若传至洛阳，宫中定然大乱，颖妹身为亡朝嫔妃，前途叵测。在下如不相助于她，岂不辜负了颖妹么！”小崔睨了其姊一眼道：“江都事急，待回来之后，再去宫中探陆宝林，也为时不晚。”大崔正色道：“救人如救火，裴大哥若不能行

侠仗义，不顾他人死活，反教我们姊妹看他不起了！”言毕掉过头来，回奔东都洛阳，打头先去了。

裴爽与小崔在后相随，他心中暗道：“莹妹这等知书达理，豁达大度，我若有甚对她不住之处，当真是禽兽不如了。”

东都洛阳因连年征战，城郊之民，悉数迁入城内，因此城外民房一片荒芜，破败不堪。民房门户窗棂，大樑椽子，俱被拆去，充作军用，与其说是民房，倒不如叫废墟更为贴切些！三人将马牵进残垣断壁里安顿好，由大崔留下守护，裴爽同小崔连夜潜入东都后宫探望陆宝林主仆。

尽管其时早已入夜，后宫却一片灯火，全非昔日之象。两人飘身下房，欺近陆宝林所居侧宫，见门户紧闭，内有微光透出。裴爽出右掌，一吐掌力，将门闩由外震碎，两人悄没声闪进侧宫，外间大堂空无一人，却闻里边寝室，隐有呻吟喘息之声传来。他俩敛息而入，借床榻宫灯微光，瞅见绮罗帐内有男女叠作一处，正在行那苟且之事。裴爽惊得四肢冰凉，作声不得。那男的身手倒还快疾，倏地从床上跃起，顺手在枕边操了把单刀，一亮兵刃喝道：“来者何人？”小崔“哼”了一声，一步跨出，出手去抓他的兵器，右足轻勾，制住了此人穴道。这招“空手夺白刃”，免起鬼举，干净利落。

小崔制住了男的，纵身上床，扳过那女的一看，“咦”了一声，“裴大哥，她不是陆姊姊！”小崔揪过女子来，令其跪于当地，出剑抵住她的左乳问道：“你们这两个狗男女是甚么人，从实给本少爷招来。”那女子却也恁地胆大，望着小崔，细声宛转道：“奴婢乃宫中承衣刀人，这位军爷是宫中五品卫士。如今小女无了主子，两位大王如若看得过眼去，只管带小女出宫就是。”说着眉目带笑，轻轻拨过抵在左乳的长剑。

小崔星眸一瞪，柳眉倒挑，“宫中卫士负责宫城禁卫，怎地可以擅入禁掖，奸淫妃嫔！”“前两日传来消息，圣上在江都宾天，宇文文化及兄弟率十几万大军西归中原。于是宫中一片混乱，诸宫的主子，什有四五，携金宝出宫避祸去了。宫中无主，哪里还有法度！”

“这位姊姊莫怕，”裴爽上前柔声说道：“我等不是抢人劫物的绿林大王，绝不会伤你性命，只向你打听陆宝林娘娘的下落。”那女子抿嘴而笑，“这位公子倒还厚道，不似那位公子凶巴巴好吓人的。陆宝林在昨夜趁乱，与小香卷了细软，躲出宫去了，不然我等岂能在此厮会。”小崔一抖长剑，“此话当真？”承衣刀人粉面堆笑，眉眼间有道不尽的温柔娇怯，“小女若有半句假话，我这身子便受两位俊公子一剑。”语毕之后，将那身子扭得水蛇似的。承衣刀人在宫中并无员数，亦无侧宫居住，乃是低于妃嫔，高于宫女的人物。裴爽、小崔看不出深宫女子，竟会比烟花女子更会调情。小崔何等样的聪明，焉能听不出此女语中双关！心中生怒，挺剑欲刺，却被裴爽出手拦了，“这位姊姊可知陆宝林去向么？”女子见小崔动怒，惊得花容失色，不敢再去卖弄，将腰上衣物往上扯了扯，遮住了双乳，颤声说道：“小女委实不知陆宝林去向，两位公子饶过小女这遭罢。”裴爽情知所言非虚，起身环视，见室中一片狼藉，料定必是此宫主仆去后，又遭多次洗劫之故。忽地他瞥见床榻一侧地上，扔着一卷书卷，取过一看，竟是萧后当年所作《述志赋》，便纳于怀中，和小崔双双出了东都后宫。

他们出城后会齐了大崔，大崔不见陆宝林主仆同来，愕然问道：“莫非陆姊姊不肯出宫？不！不会的！”却见裴爽回

望洛阳，一声哀啸，此啸骤起，端的是万籁方岑寂，孤怀自激昂。他其时的内力之强，已至惊世骇俗之境，此声经他内力逼出，实非小可，扰人心神，慑人魂魄。直惊得城上官军，如临大敌，随一阵锣声鸣警之后，到处挑起灯笼火把。裴爽啸了片刻后，收住啸声，纵上坐骑，打马朝东，狂奔而去。

原来江都变故传至东都，比秦虎早了两日。宫中遽闻此变，顿时乱作一团。陆宝林和小香一合计，决定趁乱出宫，俟机去城外投裴爽。次日夜晚，二人混出宫城，走到街市之上。她俩因东都巡夜将士防备甚严，穿梭往来，不绝于道，唯恐被将士撞见，只拣僻静小巷，民居街坊行走。终于躲开了大道，小心翼翼潜入一家后院，想在暗处躲至天明，再作道理。照理入夜之后，民家后院极少有人走动，尤其兵慌马乱之时，寻常百姓早早掩了门户上床，免得惹事生非，自寻晦气。主仆俩隐在后院角上，坐在井沿上休息。

也是合当有事，她们主仆找的这家民房，房主乃洛阳当地一个光棍，开了个豆腐铺，惨淡经营，勉强度日。此厮光棍一条，只好酒色，积攒一点钱物，尽数扔在酒乡柳巷之中了。他除却这两件事外，也喜赌钱，只因洛阳城一班光棍，知他底细，家中除过做豆腐的祖传家伙外，并无长物。且又是个出了名的赖儿，前后被他赖过许多赌账，是故无人肯同赢了想要，输了赖账的赖儿赌钱。这后院乃是他的豆腐作坊，安置了石磨木桶一应吃饭家伙。前边是临街铺面。

此厮姓曹，洛阳人叫得口顺，称他豆腐曹。这日他吃了些酒，酒后煎了些酽茶，半夜被尿憋醒，爬将起来去后院溲尿。他跌跌撞撞走去井边，响了片刻，方将一泡大尿放完。豆腐曹将将从热被窝中爬出，受风一吹，浑身一颤。他醉眼懵

懂，隐约望见墙脚蜷着有人，喝了声：“何方小贼，敢来豆腐曹门上寻生活！”二女吓得瑟瑟直抖。他借酒壮胆，一步高，一步低，走将上去，把二女劈胸揪住，拽进房内。取灯一看，竟是一对绝色美貌的女子。豆腐曹喜从天降，乐得酒也醒了，左右各揽一女，搂住就要吃嘴。此厮是个浑人，不顾高低，不知王法，当晚将二女奸宿了一夜。

且说裴爽一行这日将及荥阳郡，见官道两侧集了数千饥民，争挑野菜，抢剥树皮。大崔凄惨言道：“我等自洛阳至荥阳，沿途饥民群起，竟至以野草树皮为食！”说着凤目中淌出泪来。裴爽叹道：“去岁河南、山东大水，饿殍遍野，饥民千里。此间连年征战，民不能事耕耘，只怕过些日子，连树皮野草俱没的吃了！”小崔道：“当地官府为何不去开仓赈民？”裴爽道：“地方官府未奉上命，谁敢开仓！”

三人正在言谈时，陡然见数十饥民各持农具朝他们攻来，饥民见状，蜂拥而至。裴爽蓦地叫道：“两位妹子快快弃了坐骑！”三人刚从马上离去，饥民已到跟前，乱刀齐下，三匹坐骑立时被杀于当途。饥民呼啸围上，分肉而食，不管净与不净，茹毛饮血，只顾吞咽。更有人为争一肉，大动干戈，血溅当场。原在坐骑上存放食物饮水的搭兜，亦被饥民抢去。就是坐骑五脏六腑，也统统成了饥民腹中之物矣！三人均是武林高手，被饥民抢去坐骑当饭吃了果腹，却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们跃出圈外，垂手而立，无言以对。

三人步行进了荥阳城，找人一打问，城中酒楼客棧，无饭售客已有数月之久，而米铺粮店，早被饥民洗劫一空，铺门紧闭，不做生意。二崔饥肠辘辘，只得望城兴叹，无计可施。裴爽笑道：“两位妹子莫要惊慌，随在下去富家大户借食

好了。”小崔格格直笑，“我等学那饥民吃大户之法，当是十分有趣。”

三人欲寻一家客栈先去落脚，恰有五条大汉迎面而来，一个大汉同裴爽擦身而过，被他一把拿住左手脉门。原来这个汉子借近身之际，去他带上拽过五色玉佩。汉子吃裴爽拿住，右手一扬，将玉佩发力掷出，另有一条汉子跃在空中出手接住，展轻功发足而奔。这也是裴爽一时托大，料定那个汉子脱不得他手，手上未尝用力，却未料着这些人也是武林人物，居然会用暗器手法将玉佩打出。裴爽一时恼怒，一把朝他肩上抓落，废了这汉子的武功。其时二崔一声娇叱，已各展轻功朝前纵去。裴爽弃了大汉，也发足追去。

且说荥阳城有一巨富，名唤慕容朗，此人年过六旬，膝下无有儿女。其为鲜卑族人，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东胡，与前燕国皇室慕容氏一族。慕容朗这一支在荥阳住了五世，其在城外的私庄田产，有十余处之多，城内开有鞴辮行、当铺和酒楼。此人财富巨亿，交通官府，且乐善好施，每日在府前施粥赈贫，在荥阳城中甚有佳名。慕容朗除过有巨富这一身份外，在武林中更是声名显赫。他仗一柄古剑，闯下了郑州大侠的万儿，在江湖上与余杭辛大侠齐名，称南北二侠。与少林五僧、华山三道、君子帮华帮主、马伏帮岑帮主等一流高手齐肩。其实此人实是欺世盗名的无耻之徒，明做善事，暗是贼头，常行欺男霸女，鼠窃狗盗的勾当。

慕容朗手下养了百多个江湖人士，搜罗了一批江湖屑小，其中荥阳郡管城县西南三十里处的梅山袁氏五兄弟，则是其中的高手。裴爽他们在途中所遇的五条大汉，便是梅山袁氏五兄弟。

其时慕容朗正斜靠在床榻之上，三个红衣妖艳侍姬，将其围住，嬉笑打闹。慕容府管家入内小心禀道：“老爷，袁氏兄弟吃人打了，袁老四还被废了武功。”慕容朗矍然一惊，将怀中红衣侍姬一把推过，“何人有此手段？竟能废了袁老四的武功？”语音未落，袁氏兄弟已扶着老四进了房中。袁老四武功遽然被废，连平常汉子尤有不如，实同一摊稀泥无异，瘫在座上。

袁老大上前递过一物道：“老爷，你定要为我等兄弟报仇哇！”慕容朗接过此物一看，骇然变色道：“五色玉佩！原来是闻喜裴少侠！”袁老五讷讷道：“不然，袁某久闻，裴少侠出行，必有崔氏双姝相随。我却未见有甚女子相随左右。”“他们一行几人？”“三个少年。”“蠢货！崔氏双姝在江湖上行走，向来都是少年装束，”慕容朗将玉佩在掌上玩了一会儿道：“据黑道朋友所报，姓裴的竖子近来日日必佩此玉，五色玉世上罕有，非其乃谁！此子亦太过狂妄了些，当年太湖大会，老夫未能到会，教此子出尽风头。如今到了老夫的地盘，且由不得他了，老夫定要伸量伸量他，看有几多斤两！”

慕容朗转身走去床榻，遽觉身后有一物袭到，反手一掌，将来物击出丈余。众人举目一望，竟是府中管家，已吃他一掌击毙。慕容朗恼羞成怒，出言喝道：“何方狂徒，敢到慕容府找死！”随着格格娇笑，走进两个面若傅粉，唇若点朱的少年来。“崔氏双姝！”小崔笑道：“慕容老贼还算有点眼力！”袁老二一声断喝：“后进小辈见了慕容大侠，还不施礼！”小崔嘻笑道：“若论辈份，他慕容朗虽虚长本姑娘四十多岁，也只能是本姑娘的徒子辈，尔等兄弟顶多只是徒孙辈，且不知本姑娘乐不乐意认了。”袁乐兄弟见她直呼慕容朗名讳不说，还

说是她徒子徒孙，俱皆气得哇哇大叫，手足均颤，各取出千牛刀欲扑上死斗，被慕容朗出言呵止。

慕容朗未见正主，不敢便去用强，“崔姑娘，裴少侠何以不露尊面？”一语甫毕，听房外一声朗笑，众人举目去看，屋内已多了一人。慕容朗暗叫：“惭愧！就他这身轻功，自己断非对手。其得享大名，果非幸致！”心中先已怯了。裴爽反手于背，望着他掌中五色玉佩道：“堂堂郑州大侠，纵属下行那鼠窃狗盗之事，端的是无耻之尤。”却见慕容朗拱手道：“此事纯系误会，属下有目无珠，冒犯了少侠虎威，老夫在此代为领罪了。”大崔倒挑柳眉，凤目怒视道：“盗人之物，攫作己有，误会一辞，便可脱得干系去么！”慕容朗呵呵直笑，“属下见裴少侠衣物光鲜，所佩之玉，又是世间罕物，只道是隋氏纨绔子弟，是故出手相戏。”众人因他能将假话说得这般从容，委实服了他的老奸巨猾。只听小崔一声娇叱：“老贼花言巧语！”慕容朗道：“不然，老夫这就完璧归赵。”双手将玉佩捧过。裴爽上前以掌力一吸，玉佩从他掌中腾空而起，落在自己手中。慕容朗出言赞道：“隔空取物，裴少侠好俊的功夫！”

袁氏兄弟视主子曲意奉承，大改往日威风，均皆怒目而视。袁老大一摆手中千牛刀，“竖子无礼，废了我兄弟的武功，今日既入了慕容府，须饶你不得！”舞刀攻上。大崔“呛啷”一声拽出长剑，接了此招。这袁氏兄弟个个使千牛刀，其刀法唤“千牛刀法”。何谓千牛刀？此刀用精钢打就，刀刃之好，常刀难及，虽非断金截玉的神物利器，却能解千牛而不老，故有此名。以隋朝制度，职官中有千牛十六人，执掌千牛刀，属领左右府，充护卫之职。以刀命官，足见斯刀之利。

大崔看袁老五刀法殊异，颇为小心，三招过后，便知他走的解牛路数，不由窃笑道：“市井屠夫功夫，亦敢在本姑娘面前现丑！”袁老大勃然大怒，“俺便要在这府上，屠头小母牛。”一招“牛刀宰鸡”使出，刀带罡风，照她脖颈砍去。大崔足踩星辰，用剑格刀，人已去在袁老大左侧，一足踢中他的胯部，袁老大一交跌将出去，嘴脸皆吃地上石板擦破。小崔格格直笑，“老牛卧圈，嘴啃青草。”此番若非大崔手下留情，早教袁老大身首异处，一命归阴矣。只为裴爽曾出言责她们姊妹乍涉江湖，不知高低，出手伤了沈志雄、钱刚，所以大崔才饶他一命。

袁老大实是个浑人，大崔手下留情，他却毫不买账，哇哇大叫，复又挥刀扑上。袁老五知其长兄非大崔对手，抢千牛刀加入战团。袁氏兄弟中唯老二颇工心计，瞧出慕容朗怯阵，便对老三说道：“若慕容大侠不肯为属下出手，我等只能拼一死，保全袁氏兄弟的名头了。”两人舞刀而上。小崔早拽出长剑候着，当即以一敌二，接住厮杀。

慕容朗手下何止百数，然中用的不过近十人，其中又以他们五兄弟为强，倘他真不肯出手相助，只怕多年搜罗的死士，几日中便要悉数散尽了。他上前拱拱手，“老夫并非有意开罪少侠，实因袁氏伯仲随老夫多年，不好伤了他们兄弟之心。今日老夫陪少侠切磋几招是了。”语中既不伤裴爽，且又出手助了袁氏兄弟。倘若裴爽非其敌手，可趁机料理，假使赢不得它，也有退路可走。裴爽冷笑一声，“裴某久闻郑州慕容大侠，徒居侠名，实乃丑类。明行善事，暗行劫人财物，霸人妻女之事。然裴某却不敢尽信。今天亲眼得睹，方知此言不虚，并非空穴来风！”

原来魏公内军两个骠骑秦叔宝、程咬金，常在江湖上走动，极谙武林人物典故，他们和裴爽甚是投机，几乎是无话不说的。三人尝论及武林人物，二将对郑州慕容大侠语多微词，言非江湖侠义道中人。裴爽只道慕容朗树大招风，难免有被人说三道四之处，故一笑了之，也未上心里去。岂不料今日所佩五色玉吃他属下劫去，又见他内室中侍姬妖艳，方知此人端的不是正人君子，行为有悖于武林道义，语中便多了几分怒气。

慕容朗作色道：“老夫以礼相待，尊你一声少侠，可少侠却出言不逊，寻衅滋事，莫非老夫竟怯了你不成！”说着左手去袍下拽出柄古剑，抖得“嗡嗡”直响。

慕容朗手中的短剑甚是古拙，柄短不易把握，且有个凸箍可容中指，供指扣住其箍以免滑脱。裴爽知此剑有些来历，虽非干将莫邪、龙泉太阿可比，亦是前朝古物，可称良物宝剑。他轻轻叹道：“也罢，在下绝非赶尽杀绝之人，前辈若能知错改过，将后院所掳民女一并发归，府中所储数万石之米散给饥民，在下放你一条生路。”慕容朗陡地一惊，“裴少侠果然了得，已将府中隐情打探得一目了然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慕容朗目有杀气，咬牙道：“如教竖子出了荥阳慕容府，老夫从此则无法立足于江湖了。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一语甫毕，抖起左手古剑，向他攻去，剑形多影，虚实不测，不知哪道是影，哪道是剑，只见一团剑光滚到，宛似剑桶一般。裴爽出口赞道：“郑州大侠‘众形剑法’，端的不可端倪！”身形一闪，避过此剑。

慕容朗见他取背上兵刃，心中窃喜，一招“众星拱北”复又朝他当头罩落，犹同搅了块剑幕，幕为剑锋织成，剑